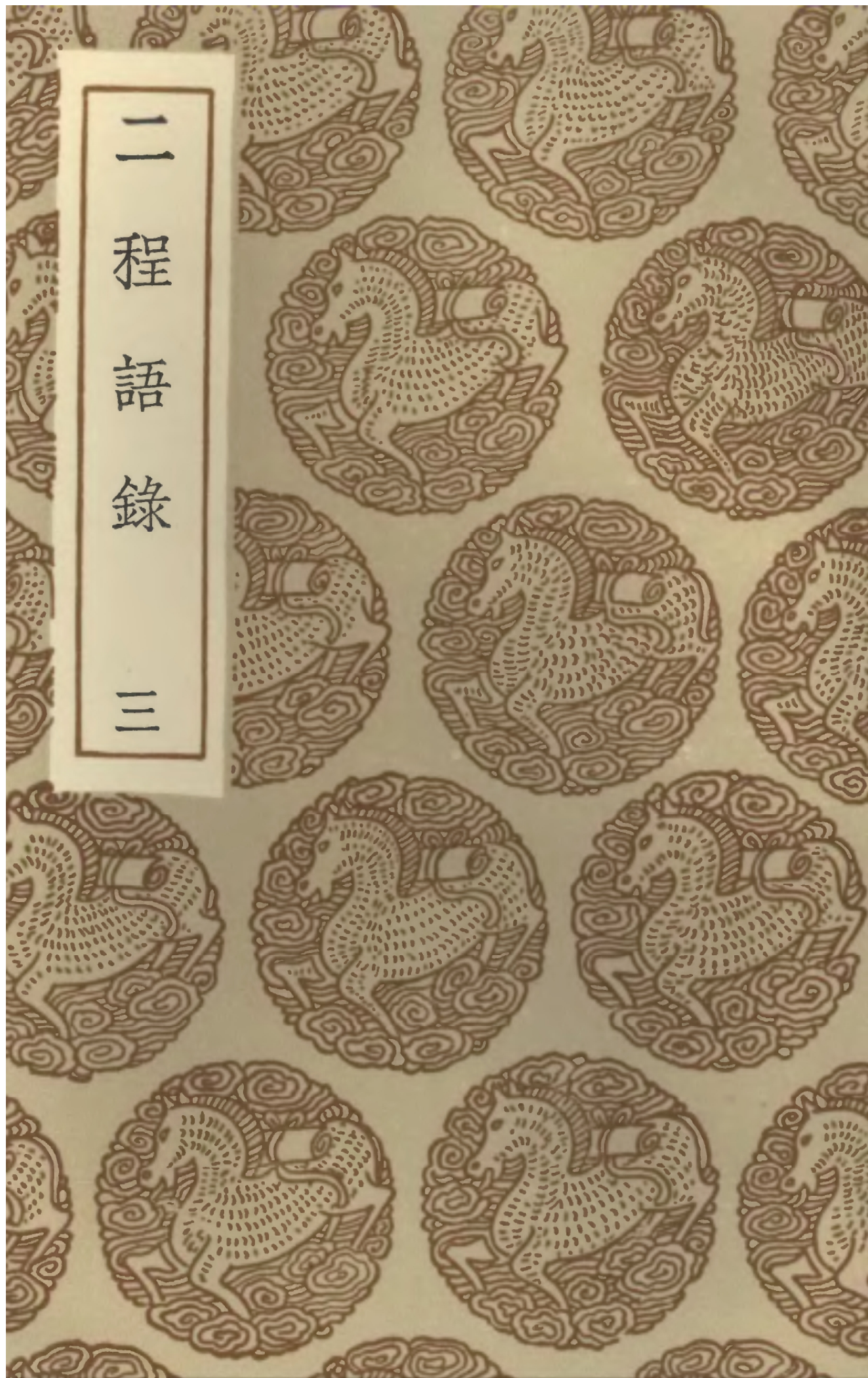


二程語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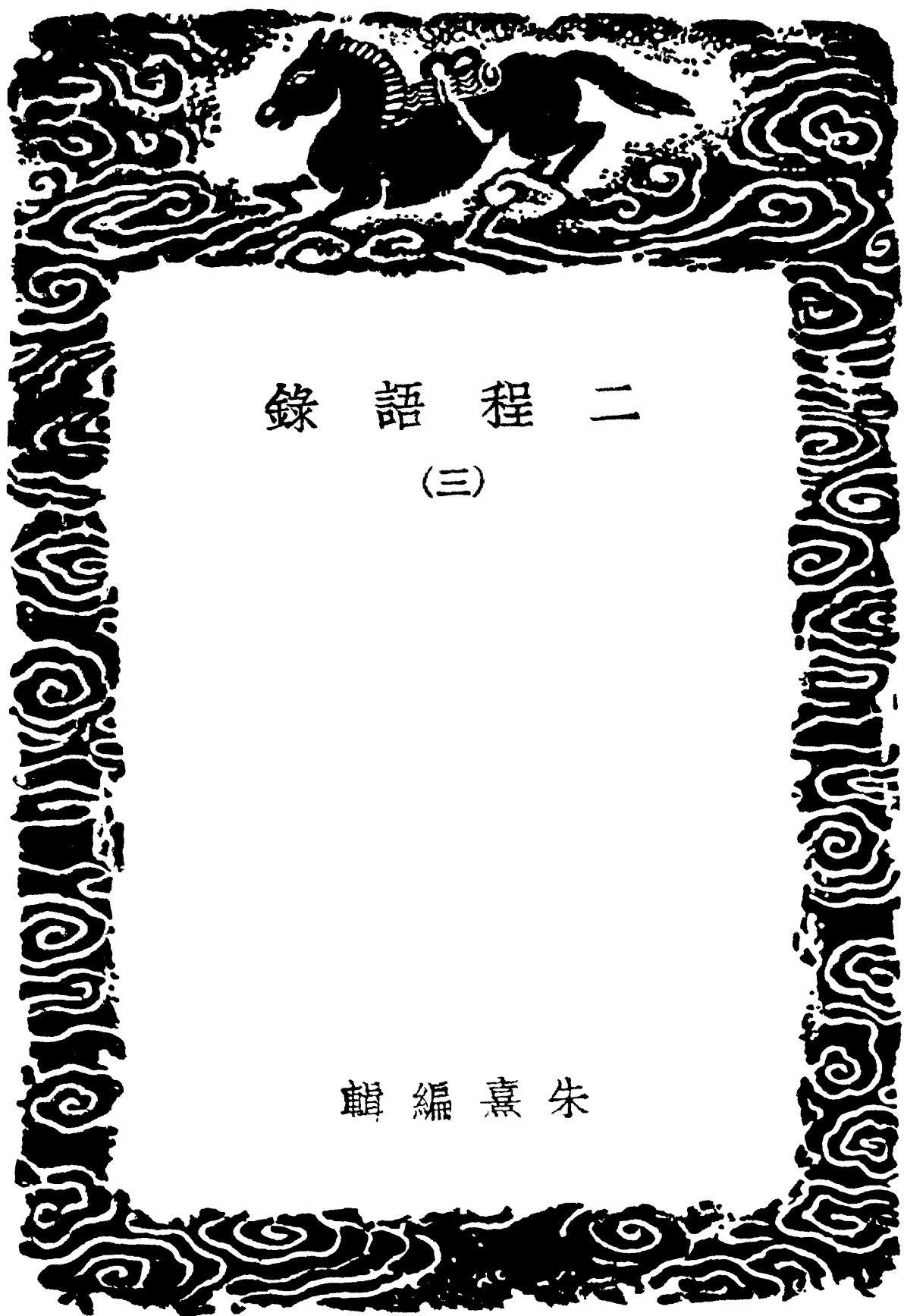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錄語程二

(三)

輯編熹朱

二程語錄卷之十二

遺書伊川先生語

楊遵道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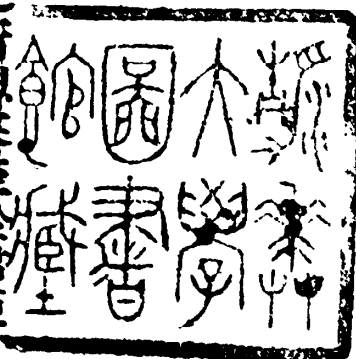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草木之生。父子閒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荊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荊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卻自以爲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卻。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一本作累。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



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易有百餘家。難爲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荊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卻有用心處。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概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云。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鷙狠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大誓一

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卻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卻。

問。堊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正在上。然坤之六四。卻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元本要明易。卻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歷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元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

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揚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卻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且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旦晝之所爲。又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卻舜。

後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卻可。今旣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恨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卻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卻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卻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之命不受。是固也。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

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遂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戢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辯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卻不會讀書。賢卻會讀書。戢不能答。先生因云。卻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

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卻未敢信。
胡本注云。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誤也。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卻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卻時。他也則隨卻。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卻兩日不追。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閒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

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無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

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

部自爲出券歷。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尙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

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爲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

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

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敍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

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者不一作不爲害。

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

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

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

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卻云。恐公

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卽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旣不得物事，卻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爲帥君，小人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歎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汎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一作姨夫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邐尋醫。旣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卽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憐其貧，不使飢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旣已受他誥，卻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

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會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

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

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

一作情。

厚不敢疑。孟子既知

一作繫之。

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

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

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卻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小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卻好。只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

道。然卻只是搏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卻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五德之運。卻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一作火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閒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僊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爲有這道理。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卻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閒只是氣。

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卻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凡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二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卻聞得是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中。某須理會。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卻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侍貼卻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

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皆攜筆在後鈔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又講君祭以下。莆田本添。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便不肯回。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麤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瓷碗中不如此。

周伯忱本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瞶

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卽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二程語錄卷之十三

遺書伊川先生語

師說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恆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血氣。義理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

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媿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不能用。又云。謝湜求見者。

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來問易。遂爲說以獻貴人。注云獻蔡卞。如用說桎梏之類。

謝惓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邪。曰。惓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

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旣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諡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然。旣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爲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張閔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尙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尙。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釋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整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附師說後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凡於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也。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爲體。恕爲用。忠恕達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

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櫛。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與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覲。亮之處瑾爲得矣。使吳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惟哀姜以禪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不曰婦人至。恐後世不以爲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爲婦。違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國爲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

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

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

二程語錄卷之十四

遺書伊川先生語

伊川雜錄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卻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有子貢伯溫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

但此心未去耳

周恭先字伯溫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閒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某卻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謝天申字用休溫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尙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客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客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己。客如不能改過。亦是客。

伯溫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爲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闕止爲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閒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鬪而已。李處遜字嘉仲。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來。旄問。卻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旣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旣升。豈有燭火之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己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

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卻未見其己。夏侯旄字節文。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享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卻是有陰陽也。此卻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爲之。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一作夷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爲公子也。

棣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旣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墮。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棣問紀裂繻爲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逆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卻是知人。但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致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一作罪。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獾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卻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

是仁處。

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卻有不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圓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五月閒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尙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會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壻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

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卻都不說著。卻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

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胷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周伯溫見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惡乎長之間。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

強。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世閒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故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之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閒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

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迴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爲愛脇持人說利害。其實爲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閒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閒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一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閒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大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

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周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又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附雜錄後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

言其無天理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顥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婚，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卻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婚同也。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爲能災。亂世則爲災矣。人血氣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衆則曰兪，四嶽則曰嶽，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卽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至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

強歸之辭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卽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於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於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爲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蒸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閭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

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翼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及至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游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旣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

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尙書分明說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冕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惟胥命之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知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太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二程語錄卷之十五

遺書伊川先生語

鮑汝霖錄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聖人處。如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闇闇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敍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

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卽忠之用也。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

不從其請。可惜。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竊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爲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卽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卽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閒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愼。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胷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旣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

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惟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務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卻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卻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尙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鄒德久本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一作歌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

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繁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曆已絕。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曆，已見紂自絕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

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曰言此地。

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辟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揚雄。萇解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矣。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寇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卽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

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婚禮執雁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臥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暢潛道本

胡氏注云：識者疑其閒多非先生語。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未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返。

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

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者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

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說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

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則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始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揚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己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

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